

一个激情女性的心路历程

我依然爱你

王红舒/著

一个激情女性的心路历程

我依然爱你

王红舒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依然爱你/王红舒著.-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8.2
ISBN 7-80131-220-1

I. 我… II. 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539 号

我 依 然 爱 你

王红舒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7.75 印张 170 千字

1998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131-220-1/G · 186

定价 15.00 元

卷首语

青春是人生的花季，是如诗如梦的年华。在青春花季，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男子不钟情？然而，从少男少女，青春年华，到不惑之年，依然充满激情，充满爱意；依然多愁善感，此心依旧；依然一往情深，义无反顾……这却是人生最为难得的情怀！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女性文学作品，一篇篇清丽动人的文字展现了一个激情女性多姿多彩的心路历程。这里，有少女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意，有令人怦然心动的青春初恋，有浓郁的乡情，有温馨的亲情，有两小无猜的童稚之情，也有难舍难分的师生之谊，有逃离大都市性骚扰的惶惑与对策，有朋友与情人的交错与抉择，有女人四十照样红的激情与坦荡，有闲在家中挥之不去的双休日的烦恼……

所有这些，虽然没有三毛的奇特与惊险，

却也坎坷曲折、浪漫洒脱；虽然没有王安忆的纤细玲珑，却也清新秀丽、凄婉动人。因此，年过古稀的著名学者张中行老先生，也为之欣然命笔，写下了深情赞叹的序言。

“我依然爱你”——这是本书女主人公对初恋情人的心灵独白，也是本书编者对广大读者的深情表露。但愿我们的读者，无论是少男少女，还是风华青年，是热恋中的情侣，还是拥有几分寂寞几分潇洒的单身贵族，都能从中分享一份柔情，一份温馨，一份悠然心会的爱意与祝福……

序

张中行

作者王红舒女士是我的熟人，从初次会面算起，相识并不断有来往，至今差不多 10 年。记得那是 1986 年的初秋，她为了解某一知名人士的早年情况，即由那个知名人士介绍，来访问我。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朴实，热情，多理想，有冲动。我们的籍贯都是香河县，她家住在县城附近；我因为故居在青龙湾以南，解放后划归武清县，再加上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房屋全部倒塌，已经无家可归。语云，远亲不如近邻。于是她拿出她的热情和冲动，说希望我到县城看看，干脆把县城当作家，并言出法随，于 1987 年春天，由县政协来车，接我到已经没有城的县城，住，看，盘桓了几天。其时她在一所中学教英文，不久转到县政协去编文史资料，就以她的热情和冲动为引线，县里的各界人士，上至领导阶层，下至街头卖小吃的，我认识不少。我也真就不断去那里，小举是闲散两三天，逛市场，游街巷，看乡里人，听乡里话；大举是吃生日面条，赏中秋的“月是故乡明”之月。总之因为与她结识，我就又有了一个可以称为家乡的家。

经过一个时期的交往，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 30 多岁了，不小于她的也住在赤县神州的人都知道，这样不高不低之龄的人，生逢那个革文化之命的时代，是一定要失学的，她自然不能例外，而且要随着家庭挨整和受气。幸而时间不恋栈，如何“史无前例”的狂潮也会“逝者如斯夫”，吃饱饭，得片刻之暇，念小红书以外的什么书，可以不批斗了，于是她拿出她的理想和冲动，废寝忘食地补课。读了大量的文学典藉，听说，还到廊坊上了什么学校。这是收；收多了就不得不放，于是她也写，但都旨在抒情，所以纯正，或者就说是纯文学吧。也

确是如其人，有深情，也就能感人。

编文史资料，要采访，要记录，要整稿，业余还致力于文学，读和写，够忙累的，但她的冲动又化为上进心，只是一跳就下“海”了。这海是上海之海，现当代许多大作家在那里创业的地方。我有如“枪榆枋，时则不至”的蜩和学鸠，见“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禁不住要问：“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后来果然听说，她先是兼治卫生，继而兼治经济了，还有兴趣和余力“不废江河万古流”吗？幸而就在我“少”闻阙疑的时候，收到她的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说《紫葡萄》，我才暂时放弃我的怀疑主义，原来她并没有忘记文学。

更使我心安的是她也没忘记家乡，记得曾在一封来信里说，街市的喧嚣，民居的局促，甚至邻舍老太太的炫耀家当，都使她心烦，有时夜不能入睡，就想到青龙湾堤内的沙滩，幼年食息其中的鹤声小院。她没有因下海而变，用旧说法是不忘本，我觉得好。而这好又没停止于只是恋慕家乡的柴门小径；她仍进取，向文学的领域。何以知之？是不久前寄来她准备出版的一本名为《我依然爱你》的文集的目录，可能是怕我担心她“一阔脸就变”吧，说希望我写一篇序文。看看目录，如其中的《药园小记》、《哑巴》、《失去尾巴的猫》，我都看过，印象是都有植根于悲天悯人之怀的深情，以此类推，其他各篇也就值得看看了吧？但愿我这样的评论和预期，作者和读者都能够点头。

1996年1月29日

于元大都健德门外蜗居

目 录

第一辑 洁白的槐花

洁白的槐花	1
冰糖葫芦	5
祖母树	10
长蛇豆的忏悔	13
失去尾巴的猫	17
红绸带白诗笺	24
童年的梦	29
孤独的花季	46
红衫格裙	49
妈妈要远行	52
想留级的男孩	56
爱回头的小杜丽	60

第二辑 合欢树的影子

合欢树的影子	64
--------	----

给陌生的你	67
桃园春草梦	70
我依然爱你	73
又见青山	76
牵起你的手	80
似曾相识	84
只管耕耘	86
我想有个家	89
我的朋友在北方	92
女人不相信眼泪	95
烦恼的双休日	97
女儿不孝	100
画房子	102
女人四十照样红	104

第三辑 青 果

桃花村轶事	106
挽歌	115
丑女	125
单身汉常三	134
哑巴	137
孤儿海四	140
螃蟹	143
青果	147
迷乱的校园	150

·第四辑 绿色的摇篮

药园小记	198
溪水弹	202
绿色的摇篮	205
拔草的孩子	207
母亲	211
强者的悲哀	216
当你生病的时候	218
男人也需要港湾	221
留一点空隙给男人	224
公关小姐的心理素质	226
男人与女人	230
大都市的性骚扰	233
逃离烦恼	236

第一辑 洁白的槐花

洁白的槐花

我没有见过外祖母，却不少孩子们在外祖母家的那种欢乐。
那就是住姥姥家。

姥姥家离我家很远、很远，过了一村又一屯，还要经过一条宽宽的大河。小毛驴踩得田间小路嘚嘚山响，我三番五次地插进大人的对话里问一句：“还有多久到家呀？”“别急，别着急，一会儿柱子就接你来喽！”赶车的四舅对我从不着急，只是慢言细语地安慰我。才过河，果然远远地看见村口的大槐树下有两个小黑点，我就知道那一准是柱子哥和他的小黄狗——虎子，就高声喊起来，那两个小黑点就竞相着跑起来了。很快虎头虎脑的柱子哥飞跑到了车前，他喘息着，红扑扑的脸庞上满是汗水，满是笑意，嘴里不停地喊着：“英子——！英子——！”随后便从车后尾一下子窜上来，像龙卷风似地把我从车上携了下去。每当这时，四舅准会虎着脸大吼一声：“柱子！看摔了英子！”我俩哪还管这些，早手拉着手朝村外大堤上跑去了……

那条高高的大堤上多是青杨绿柳，远远地看见杨柳枝条轻轻地

摇曳，听见白杨树叶子“哗哗”地响，柱子哥便欢笑着说：“英子你听，满堤的白杨都在说欢迎，欢迎！”当时我真信了，长大才知道那是柱子哥心底的声音。

垂柳白杨间三过五还有一两棵洋槐树，如果赶到五月去，满树的槐花都开了，整个原野都荡漾着甜甜的花香。这时的我总是禁不住地拍着手地笑啊，笑的。柱子哥便会挺着胸脯神气地问：“我们这儿好吗？”“好。”“花香吗？”“香。”“你要吗？”“……”柱子哥不等我那个“要”字说出口，早就“嗖嗖”地爬上树梢了，接着就下了一场“槐花雨”，一串串洁白的槐花落到我的头上，脸上，也落到了我的花衣裳上。这时，骑在树叉上的柱子哥，边吃着甜甜的花蕊，边高声喊起来：“英子——，你真好看！”立刻，整个旷野都喊了起来：“英子——你真好看！”

大堤外就是运河。在堤上玩腻了，柱子哥还会带着我到河滩上去拾渔家网眼下的小鱼、小虾、螺子、蛤蜊。运气好了，还能拾到一两只横着爬的小螃蟹。有时农忙没有打鱼下河，不懂事的我却吵闹着要鱼、要虾、要螃蟹。这时的柱子哥就会一头扎到河水里，但他并不急着摸鱼儿，只捧起一捧捧清清的运河水朝等在岸边的我的身上、脸上、头发上泼来，那时整个一条运河都响起我俩的嬉笑声。一次，柱子哥扎到水底竟久久不上来，我抓起岸边的白沙向河心投去，一次，二次……始终不见柱子哥那圆圆的脸庞。我急得哭了起来，我想柱子哥也许被奶奶讲的海龙王留下了，想到这些我哭得一条运河都听见了：“柱子哥——！我什么也不要了，我要柱子哥呀！回来吧！柱子哥——！”果然，柱子哥从河心冒了出来，怀里还抱着一条红尾大鲤鱼。我挂着泪珠的小脸马上又笑开了一朵花：“海龙王没留你吗？”

“留了，可是听到你的哭声，他就说你回去吧！不要让那么好的小姑娘哭坏了眼睛！于是我就回来了。”当时，我立刻摘下了一串洁白的槐花投到了河水里，那是为了感谢海龙王放回我柱子哥，送给他的。

后来，柱子哥上学了，我也上学了，那年暑假，我又同妈妈一起坐着四舅的小驴车去姥姥家避暑了。当然，车上仍没少了柱子哥带给我的吃物，但代替小乌龟的却是包在花手帕里的一把漂亮的转笔刀、一块带香味的橡皮、还有两本好看的小人书。那次柱子哥和他的虎子一直迎到河岸边，可却没有像每次那样地把我卷下车去，只是怯怯地喊一声“英子！”然后就站在一边看我自己从车尾上爬下来。我故意吊在车箱上喊他：“柱子快来啊，我要摔下去了……”他竟有些慌张，措手无策，直到四舅又骂起来：“狗兔崽子，整天吵闹着‘接英子呀！接英子呀！’英子来了，却又装起熊来……。”这时他才红着脸弓下腿去说：“你、你踩着我的腿下来吧！”我生气了，偏不踩他的腿，就自己跳了下去。他立刻更慌张起来，什么也不顾地架住了我胳膊说：“英子，你会蹲折腿的。”我可不管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踢过了他的腿，吵他一通：“管我蹲不蹲腿，跛了也不要你管！”

“英子，别这样，你别这样，啊！”他的眼里闪着莹莹的泪花说。他总是这句话“别这样。”我心里虽然不服，可好多缺点确实都在他的“别这样”中改正了。

到了我13岁的那年，又有了两个小弟弟，家里的活儿多起来，不仅不能去姥姥家了，学也上不成了，每天只能帮妈妈去挖猪菜，要不就是在家里哄弟弟。那种生活可真没意思，不懂事的小弟弟除去一天到晚哭之外，一句话也不会和我说。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四舅的小驴车会突然出现在街道上，或停在我挖野菜的田头。夜里也总是梦见同小表哥一起摸鱼、采花。弟弟睡觉的时候，我常常跑到村口，朝遥远的地方望着、望着。一天竟把小表哥迎来了，他骑着车子，老远看见我就笑了：“英子，我奶奶想你了，让我来接你……”

“奶奶想我？我不去，反正你又没想我。”我故意气他说。

“谁说……？”柱子哥急了，脸绯红绯红：“我敢起誓！”但他那“我想你”的话终没有说出口。当时，我想柱子哥变了，变得怎么样了？我也说不清，那大概与我上次同他吵嘴有关系吧？我真有些后悔，后

悔上次不该和他吵架。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禁不住那长长的大堤，那清清的运河，还有那无尽的欢闹的引诱，终于同柱子哥一起飞向姑姥姥家。那也正是五月间，洋槐花开的时候。第二天又正赶是星期日。早晨起来，我突然发现柱子哥已经走了。问舅母才知道他又去了大堤上了。我生气地追去了，到了大堤上，却见柱子哥正同一个小豁牙骑在一棵高高的槐花树上吃花蕊呢。我远远地喊起来：“柱子哥——！”“哎！”“我也要槐花！”“你到树下来拣吧！”立刻一串串洁白的槐花从树上飞落下来。我高兴地一边拣着，一边往自己的头上、小辫子上扎着。

柱子哥同小豁牙从树上溜下来，我拿起一串花儿非要柱子哥替我扎在头上。柱子哥走过来，我问他：“柱子哥，我好看吗？”

我相信柱子哥会亮起他那已经变粗了的嗓音喊起来：“英子你真好看！”然后，再带起整个原野的回音。

那时，有谁知道一个13岁的小姑娘多么希望美呀！多么希望别人承认自己的美丽。我虽称不上很漂亮，但我相信，最起码我在柱子哥眼里是很有光彩的。可是柱子哥看看小豁牙，向我走来的脚步竟停住了，手里一串洁白的槐花也掉在了地上。原来那个小豁牙正在朝柱子哥刮脸皮。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柱子哥的脸儿飞红了，像偷了东西被人捉住一样。然后，竟同小豁牙一起跑开了，长长的大堤上只留下一个迷惑不解的我，听着他俩渐渐跑远的脚步声，我哭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到舅母家去过，我觉得，他们那重得像小牛犊一样的脚步声不仅带走了我童年的欢乐与希望，也带走了我童年特有的天真和诚挚。

后来我常常想：人，为什么要长大呢？为什么不永远保持童年的天真与诚挚？

冰糖葫芦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好吃的莫过于冰糖葫芦了。

过新年的时候，穿着花花袄，跟在爷爷身后去邻村看大戏，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但最吸引我的，还是站在场外的老汉卖的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大红果的——！”

“冰糖葫芦——白山药，大黑枣的——”

拉着唱腔的老汉、插在金黄稻把上的冰糖葫芦真惹眼，一串串鲜红的、洁白的、乌黑的果子，裹在一层薄薄的糖“玻璃”里，在冬天不很耀眼的阳光下，闪耀着奇妙的小小光环，一圈圈、一层层、像一支支艳丽的万花筒。老汉那浑厚的声音比戏台上的唱腔更动听。

“冰糖哪——葫芦哟！”仿佛从那挂着点点冰珠的花白胡子里，唱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又甜又酸的糖汁。我使劲地抓着爷爷的袄袖：“爷爷，我吃冰糖葫芦……”

爷爷探手从缝在袄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来，让我挑上一支。他看完了本村的大戏，又到西村去看龙灯，看了西村的龙灯，又去南村看小车会和高跷。我呢，便可以吃完一支又一支的冰糖葫芦。那时，我真想天天过新年呀！

后来，我上学了。那以后，吃冰糖葫芦已经不容易，爷爷说：“想吃冰糖葫芦？得看你有没有得一百分！”从此，我在盼新年的同时，还盼望考试得到一百分。于是，我便格外用心读书了，那好吃的冰糖葫芦在吸引着我呀！我也有了“追求”……从此，每当我举着一百分给

爷爷看时，爷爷的眼睛就笑得眯成一条缝，马上赶到街上卖糖葫芦的张爷爷家里，买回红晶晶的冰糖葫芦。等我读到三年级的冬天，过新年的时候，我拿着五个一百分给爷爷看时，爷爷以往那亮亮的眼睛却躲开了我：“丫丫是个好孩子，好丫丫……”

“冰糖葫芦呢？”我开始不满意了，我知道爷爷口袋里有钱！

爷爷愣了会儿，马上迈步走了出去，过了老一会儿，口袋鼓鼓的回来了，嘴里叨叨着：“不许卖，不许卖，我不会自己给我们丫丫蘸！”说着他掏出一把一把的大红果来，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包糖来；然后就架起小锅，在炉火上熬起糖来。奶奶早把刷洗好的青石板递过来，妈妈就把一个个大红果子去了核，穿在一支竹签上。这时，爷爷像‘演杂技一样，把穿好的果子串放在熬好的糖锅里轻轻一蘸，等凉了，用他那仅剩的两颗偏牙尝尝，嗬！脆脆的！这大概就是爷爷说的够了火候，于是一串串果子浸进锅里，一串串沾满糖汁的果子串，又轻轻掠在青石板上，糖串的一面扁了，糖凝固了，透明了，像罩在果子上的透明的玻璃。这时，爷爷的眼睛也像玻璃一样透明。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那天的糖葫芦格外好吃，当时我保证：长大一定买 10 支给爷爷吃……那天，没有爆竹声，附近的村里也不响锣鼓，可是，蘸糖葫芦的红红炉火旁还有笑声。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这个全校全优的学生，也只带回一个百分。那时候，爷爷似乎全没了兴趣，他接过我那可怜的一张百分卷，没有说话，只是歉疚地拍拍那没有半点响动的瘪口袋，长长叹了口气：“爷爷没钱，嗨，没了自留园子真憋人呀！……”一时间，我觉得爷爷真的老了，不光那更显得弯曲的身体，还有那一向充满希望的闪亮的眼睛。就在那年的正月里，爷爷生命的火燃尽了，他突然重病不起。已经开始懂事的我哭了，爷爷睁开那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喃喃地说：“丫丫，过年有了……自留园子……爷爷给你蘸冰糖葫芦……”我大哭起来，好像所有的泪水一下子都聚到了我的眼睛里……

后来，当我糊里糊涂高中毕业了，我那教学的小姨得了病，让我

去照料，我离开家乡到了另一个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照料病人的时候，还当上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爷爷的形象在我记忆里有时显得非常清晰，有时又忽然变得模糊。但爷爷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那欢跳的爆竹，那喜庆的锣鼓，还有那带给我追求和幻想的冰糖葫芦。我把这一切讲给孩子们听，他们像我当初盯住冰糖葫芦一样，那一双双的小眼睛，滴溜溜地盯住我。

“老师，什么叫糖葫芦？糖就是糖，葫芦就是葫芦，你干嘛要连在一起说呢？”

“老师，什么叫高跷？什么叫龙灯？”

多可怜的孩子呵，留在他们幼小记忆里最美好的东西将是什么呢？他们长大后，回忆起童年，有什么能引起他们甜蜜的回忆呢？难道就光是那些“喷气式”、“剪压式”？有一次，我在课堂巡视孩子默写课文段落时，发现有一个孩子最认真，我拿过来一看，却见他原来是在画一张画，画面上有一个剪去头发的女人，两只胳膊被高高地吊在空中，脖子上坠了个大石磙，大概作者嫌画面空，便又在石磙的下面挂个牌子，上面写的竟是我的名字。我的脸涨红了，但那孩子却毫不慌张，反冲我做了个鬼脸。还有一次，我去找一个逃学的学生，却见他三岁的小弟弟蹲在炕上，正把自己的小枕头狠狠按下去，发音不准的小嘴一个劲地叨叨着：“低球（头）！低球！”多么冰冷的幼小心灵呀！多残忍的岁月呀！

万紫千红的春天，又伴着孩子们的童年飞来了。今年春节，几年没回家的我，才迈进村子，竟惊呆了，难道又回到了童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还有童年时没有听过的唢呐和箫笛。街上正演小车会，跳会的，翩翩起舞，扇起满街里的喜风。“看那推车的！”突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只见那推车老汉跳得正欢，一会儿来个双翅飞，一会儿来个倒栽葱，一把雪白的胡子起劲地抖着。小时听爷爷告诉我：凡推车的都要年轻人，要有力气。“胡子呢？”“胡子都是假的，粘上去的。”所以，我记忆中的老汉大概全怕抖掉胡子，全没有眼前的老汉这般活